

# 捎东西的人们

海波

我家住在延川县城东南的一座山背后，离县城很近，翻山十华里，转沟道不到二十华里。由于近，赶集的机会就多，见到的赶集人就多，对集市上的人和事印象就深，现在就说说这些。

先说赶集时给人捎着买东西或卖东西的人们。

能给人捎着买东西的人，都是村里有威信、有办事能力且脾气好的人。这几方面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光有威信没办事能力的人，没人愿意托，怕他被别人哄了；光有办事能力没威信的人，没人敢托，怕被他哄了。至于脾气不好和没耐心的人，一般人不开口，怕不仅事情办不成，还看一场黑脸，听一些冷话，着一肚子闷气。

捎着买东西分为两种，一种是捎着往回买，另一种是捎着往出卖，当然还有综合这两种的——既捎着往出卖，又捎着往回买的。

捎着往回买的，张家买个食盐，李家灌个煤油；给这家打个散醋，替那家买个胃药。给姑娘和小媳妇们买个扣线、顶针、鞋面、颜料，给后生们买个镰刀、背绳、镰刀、旱烟。开口就委托，伸手就给钱，小到三分五分，多到一元二元——那时的东西都是统一定价、明码标出，什么东西多少钱，大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捎着往出卖东西就复杂了，不是特殊情况，没有特殊关系，不加特殊前提，很少有人这样做。一般而言，捎卖东西的双方都有亲缘关系，至少是朋友关系。就这，卖主还得跟一个人去专门负责搬运和收钱，受托人只帮他（她）讲价、过秤和计算就行了。就这样也出问题，我见过一对本来关系很好的堂兄弟，就是因为捎卖东西产生误会，最后话也不说了，像“另世旁人”一般。

事情是这样的——

堂弟进城卖菜，堂哥要他把自己十岁的儿子领上，帮助把菜缸豆卖了。菜缸豆卖了个利索，但事情也出了个古怪——当叔的和小侄儿记的斤秤不一样了！当叔的说：“一共11斤，每斤一毛二，总共一块三毛二，饶了买主二分洋，其余都给孩子了。”小侄儿却说：“人家给了两块钱，叔叔只给了我一块三！”当叔的解释说：“人家给了两块钱，我给人家‘找’了七毛钱。你没看见，不敢瞎说！”侄儿说：“就没‘找’，就没‘找’！谁说谎谁是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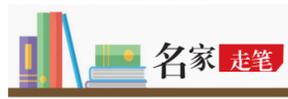
孩子的父亲一听这话，连忙制止儿子，道：“瞎东西，怎么和你叔说话哩？”说着就是一巴掌，孩子哭开了。孩子他妈一看生了气，指着男人骂：“你别处不中用，就在我娘俩面前是个好汉。人常说，谁丢钱谁心疼，谁生娃娃谁疼。要说我这娃娃身懒了、嘴馋了、不会说话、口秃了，是有的，可说虚盗实的毛病肯定是没有的。他在这

点上像我，最见不得说谎！”

堂弟一听大惊，忙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按你这么说，是我说谎了？”

嫂子不作回答，仍然骂男人。男人越发生气，又要打孩子。孩子受了疼痛，可着嗓子扬声哭。哭声惊动邻居，邻居叫来了村里的说事人。

说事人没有能耐辨是非，只能“胡长八九”瞎乖哄，“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一边滑一边抹；“弯弯棍儿打平地，有理无理各三分”。直弄得那堂弟冤枉得不行了，和堂哥争起来了。先是争，后是吵，最后竟跳着脚骂开了。两个人先骂老子，后骂娘，最后竟联合起来把共同的祖宗一辈一輩地骂了个遍，从此再就没说话。



鲁冰花

陈闲珍 摄

## 故乡琐记

望京

我的老家，在延川县原马家河乡店则河村。村子为什么这么命名？我的理解是因为这里有一条小河与古道，先有人在路边开店，后建村庄，所以顺其自然这样称呼了。村名中的“则”字，在现代汉语里是个虚词，没有实际意义，大家就简称店河。

据大人们说，百年前来我们村里开骡马店的是几个城里人。有一年，狼群把村子西沟刘家店商贩的几头猪吃走，从此，村里人就狼吃猪走过的地方叫作吃猪坝儿。

我们村山连着山，沟挨着沟，天亮得迟，黑得却早，四季分明，温差很大。一条公路顺沟逶迤延伸，犹如长龙，把年轻人带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四处奔波，努力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城里人。村里只有老人们一直留守着，他们认为这里才是娃儿们真正的家。万儿孙在城里立不住脚了，回来好歹有个窝。

记忆中，夕阳西下，炊烟缠绕着山腰，迟迟不肯散去。母亲站在硷畔上，看我背着一周的干粮去上学。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儿时，我们玩纸宝、打瓦儿、滑冰、砍柴、拔猪草……这一幕幕就像过电影一样闪现在脑海中。

村里的这条路，自古就是一条通往太原府的大道。距离我们村二里地的寺河有一块石碑，记载了这条路的来历。说有个县官，曾经带着一生积蓄告老还乡，途经此地时，被一只老虎拦住了去路，生命危在旦夕。他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只能跪地祷告，说：“你若是老虎，你把我吃了。你若是神仙，那留我性命，我在此修路架桥，给你立碑盖庙。”老虎听了后长啸而去。后来，县官组织各方力量，用尽自己所有积蓄，修了这条通往山西的道路。现在，没有人再记得他是谁了，但他积德行善的精神得到了延续。他修通的，不仅仅是一条公路，更是一条心路。心路一通，万路皆通。

村里民风淳朴，人心向善。不论谁遇到大困难，众人一起施以援手。比如箍窑盖房子这样的大事，邻居们都上手，你三天他五天地和泥扛石头，就像现在的义工，谁都不要工钱。到了合龙口之日，主家把帮过忙的人都叫来，大家在鞭炮声中见证窑洞落成。主家在新窑腿上贴大红对联，匠人们安好窑洞上方最中间那块口石，给龙口下压一根钉子或木楔子，露出个吃嘴嘴，拴上主人早就准备好的书本、小弓箭及小口袋里装好的鱼头、鸡血、五谷、碎碎片，意在驱邪，保佑平安。再给窑洞周围撒五谷，大匠人念念有词，众人跟着和声。大致意思是五谷丰登，四季平安。仪式结束后，主家给所有人吃一顿油糕，喝一点烧酒，给每个帮忙的匠人赠一件红背心。

由于村里都是山路，水、肥料、庄稼都得靠人力搬运。久而久之，村里的男人们练就了一身好力气。在农业社时，社员们常比谁的力气大。村里最有劲儿的人，能一个人把原本几个人才能抬起的码头石背走着。

此地多人杰。上上一代，乡贤高志旺，自筹资金办学，我的父辈们及周围村子出去工作的人，基本都是在他家上的学；村医高志亮，是位老八路、老军医，他擅长针灸，爱用偏方，救了许多人；能人刘生华，经商赶性灵，生意做得很大，骡马脖子上挂的是精致的铜铃铛，皮兜头上镶有头镜与红缨子，商队回来时，铃声响彻前沟后村。老年后，他摸索出一套培育蔬菜种子的好方法，城南几个乡镇的农民都爱用他培育出来的菜籽；现在村里又出了党史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二级教授高尚斌以及高科技人才刘迪。

可村子“人杰地不灵”啊！除了三百多亩坝地比较平坦，其他地块都是山崩、圪梁、坡洼，劳动很费力气。

记得小时候，大人们在田间地头望着

附近塬上的村子抱怨：“你看人家，平原展地，年年收成比咱们这干圪梁硬坡洼好。”母亲也时不时埋怨爷爷为什么把家从刘家村搬到这沟里。现在和我们村接壤的几道塬，家家户户产果水，每年收入少的几万元，多的一二十万元。我们村没有整片的土地和充足的光照，零零星星种的红枣、苹果、老梨，口味都不如塬上好。

村里地下资源也匮乏，好像不属于陕北一样。前几年，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在村里打了探井，基本是个干窟窿，却意外发现千米以下有好几米厚的石炭，大家都说这老天爷是明晃晃地哄人哩。当今，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能开采这么深的煤层？于是，我们只能“望煤止渴”。

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村最大的资源就是空气、石崖，意思是没有任何资源可用。他们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村也有别人没有的优势。比如便利的交通，良好的村风，重教的传统，吃苦的精神，杰出的人才，这叫“软实力”。

我真的不服气，不由得幻想村里能有“硬实力”出现。相信老天爷不会这么不公，说不定给我们村安排了其他什么物质资源，等着我们去发现。

窑山有一块红色胶泥土，种出的红薯甘甜可口。可中间有二三分地，土是白色的，种出来的红薯表皮粘一层像铁锈一样的东西，无论你怎么洗也洗不掉，更奇怪的是有怪味。这块地的土质为什么和周围地的土质不一样？这土壤含有什么特殊元素？会不会是一种稀有的矿物质呢？

记得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一个人在村里的一片烂石林里转悠的时候，看到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它的枝干如筷子粗细，一半尺高，顶部四五片细叶，无花无果。我下意识刨了几下，发现了这种植物有鞋底形状的根块。前段时间，和父亲说起这种不知名的植物，疑惑它为什么

单单生长在这潮湿阴暗的石头缝里，特别是它坚硬而有韧性，任凭你刀劈斧砍，也很难剥烂。现在想，它的枝叶那么矮小，要生长多少年才能有这么大的根块？它会不会有什么价值呢？

公路边的马面山沟口，石崖有二十米高，砂岩层层叠叠。这个看似平常的干石崖，藏着一个不小的秘密。顶部边缘处，有个口径不足二尺的石潭。它口沿光滑，质地和周围岩石明显不同，里边一年四季有水。我们经常给水里扔石头，水很深。村民刘堂在附近栽红薯时，试着一口气打了一百多桶水来浇地。结果他累得趴下了，水位却没有一点点变化。我想，里边要么水源很发达，要么空间很大，或二者皆有可能。

村子里的梨卜沟，在周围村庄有点小名气。因为这里有一个五十多亩的淤地坝。沟掌有口水井，水很旺，供塬上几个村子的村民用。井里的水，夏天冰得人牙疼，可直饮多少都不坏肚子。井边蹲的绿蛤蟆，上眼皮不动，下眼皮上下翻，一闭一合，不屑一切，高傲地宣示它是知道天机的“井上之蛙”。这口井冬天雾气缭绕，水反倒不那么冰。传说有人看见井里钻出来过一条好几米长的蟒蛇，最后不知去向。

前几年，在扩建水井时，大家发现了这口井的秘密。水源来自一个地下洞穴，洞宽不足一米，高七八十公分。有两个胆大的匠人，拿上手电猫着腰在地下洞穴中走了几十米，仍然不见尽头，于是不敢再往里走了。里边究竟是什么结构？还有多深？这个洞和马面山沟口的石潭会不会相通？周围是不是有一个地下洞群？一切不得而知。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店则河，一个让我始终着迷而放不下的地方。这里的炊烟，这里的小路，还有那老院子、打麦场和曾经洗澡的小河，都在呼唤着我的乳名，对我说：你快回来，你快回来……



诗歌天地

## 走近秦长城

白琰

面对秦砖汉瓦的残片，我双膝跪地，手捧一撮黄土叩问苍天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用泥土，把信念在岁月里堆积千年？

雪茫茫，风萧萧  
百鸟夜归巢  
哪家的少妇，怨房  
哀灯不息？  
谁家的高堂，昏眼  
老泪不止？  
我无法知道，今天  
那些无数倒下的冤魂  
是否，已  
走成回家路上的孤单

剑划无痕  
喋血无迹  
在食物和器具的掺杂里  
在生与死的交替中  
在泥土和尸骨的混合里  
在血和泪的交融中  
在镇压和反抗的重复里  
在季节和日月的轮回中  
……  
完成生命和奇迹的终结

“月儿弯弯分外明，  
孟姜女丈夫筑长城，  
哪怕万里迢迢路，  
送御寒衣是浓情。”

凛风不止，冽雪飘飘  
遥想千年古道 那个  
叫孟姜女的少妇  
在风雪夜里孤单 磕绊  
怀抱夫君的寒衣，挥洒热泪  
悲声呼喊……  
就连统治者眼里固若金汤的  
遥遥长城，也  
轰然倒去半片……

历史演绎到今天，无数  
事实告诉我，治国取于民心向背  
成败系于百姓家园  
什么是大？什么又是小？  
耳边只有蚩蚩叫  
悠悠白云西去了

## 致敬航天英雄

王宏斌

东方红一号  
摇响了太空的梦铃  
遥远的太空  
第一次响起中国人民的声音

从神舟一号  
到神舟十四号  
是你们  
筑梦在苍穹  
把那浩瀚无垠的太空  
装扮成今日的长廊画卷

你们安全返航  
你们顺利出仓  
那亿万双眼睛啊  
注视着同一个方向  
睁得是那么雪亮

航天英雄  
你们陪着月亮升空  
你们陪着星星寻找光明  
你们身后喷射的光影  
匆匆划过那辽阔无际的夜空

漫漫长夜里  
那道靓丽的光  
一定是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坚强  
那明亮又耀眼的彩虹  
一定是那中国巨龙一次又一次升腾太空

楊家嶺



邮箱：yjlywfk@126.com